

9月,是军人心中一首迷彩的诗,又一批青年正意气风发步入军营。兵之初,憧憬与考验交织。用老兵们的话说,穿上了军装,你还得有“兵味”,才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军人——

那群“与牛共浴”的兵

■解放军第九二医院 洪庆任

快乐军营

18年前的一天,刚戴上列兵军衔的我兴奋不已,正欲拍张照片寄给家里,一位老兵笑着对我说:“挂上军衔就是兵了?知道‘三界’不?不吃几斤土,没有跟牛洗过几回澡,身上都没有‘兵味’……”

从此,我记住了“三界”这个地方,对“与牛共浴”充满好奇和期待。这样的日子很快就来了。当兵第二年,刚刚从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学习回来的我,跟随连队赴“三界”参加演习。其实,老兵们口中的“三界”是皖东山区一处合同战术训练基地,无数官兵在这里挥洒汗水,留下珍贵的人生记忆。

当年的驻训条件异常艰苦。我们住的是帐篷,白天帐篷被太阳烤一天,晚上睡进去就跟进了蒸笼一样。遇到大风大雨,帐篷还有可能被吹倒掀翻。记得有一回下大雨,班里的帐篷塌了,别的战友都抱着被子和雨衣,只有我紧紧抱着装有信件和日记本的黄挎包,被大家当作“笑料”调侃了好长时间。

最困难的是训练基地没有水,生活用水都是团里派车从两公里外的一处水源地运来,大部分是保障炊事班做饭用。每个班准备两个大桶用来蓄水,每人一天也就能分到一盆盆水而



(王钰凯绘图)

已,这些水仅够用来洗漱,要想洗澡,就得另想办法。

九月的皖东,天气非常炎热。白天高强度的训练后,身上沾满灰尘和汗水,如果不洗个澡,这一晚上根本没法睡。可喜的是,距离宿营点大约五六百米的地方,有一个小水塘,那里的水虽不能饮用,但洗澡还勉强凑合。于是,团里后勤部门统一制定“洗澡计划”,安排各连队带队去小水塘洗澡。为了安全起见,团里还在“巴掌大”的水塘里画出了“安全区

域”。说白了,就只能站在水塘边的石板上冲个凉水澡,但就算这样,我们依然觉得每天到水塘里去洗澡,是最幸福的时刻。

说来,那时候洗澡还有许多趣事。记忆比较深的就是“与牛共浴”。第一次去小水塘洗澡,看到有两头大水牛在里面,我吓得不敢下水,老兵们都笑我大惊小怪:“你要洗澡,牛就不要洗澡啦?人家”见识比你广,这是附近老乡家的耕牛,它们早就习惯了!”果然,我们在洗澡时,水牛与

们“井水不犯河水”,有时候兴起,它们还会在水里畅游一番,但也绝不会冲进我们的“安全区域”。

记得有一天上午,连队组织徒步训练,我们顶着烈日走了十几里山路,回来的时候,大家都感觉浑身黏黏糊糊的,特别难受。我趁午休的时候,偷偷溜到小水塘去洗澡,顺便把迷彩服洗一下。正当我洗得畅快淋漓时,远远看到那两头水牛又来了,在它们后面,竟然还跟着两位纠察人员。我来不及多想,抱起衣服,一个“猛子”就扎到水牛们平日的“领地”,借水草隐蔽起来。那两头水牛大摇大摆地下了水,看到我这个“不速之客”,忽然往前凑了凑,我紧张得心提到了嗓子眼,不管是和水牛“亲密接触”,还是私自下塘洗澡被通报,我日子都不好过。值得庆幸的是,两头水牛大方地甩了甩尾巴,放了我一马。等纠察人员走远,我赶紧爬上岸,对水牛说了声“谢了!”便一路小跑回到了连队,从此再也不敢私自去洗澡了。

这些往事已经过去10多年了,现在我也离开了当年的部队,有了24小时热水的家。战友们依然年年要去“三界”训练,但他们已经不需要“与牛共浴”了,野战淋浴车、净车等装备早已配发到基层部队,现代化保障设施让野外驻训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。窥一斑而知全豹,“与牛共浴”的往事,就像是一段历史的注脚,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变化。



挂了点“彩”,没事

近日,武警云南总队机动一支队特战大队开展特种战术训练,在向后卧倒出枪战术训练中,队员万宝仓不小心把门牙给磕掉了。训练间隙,战友欧阳艳宇接着他安慰说:“放心,宝仓!出去咱一定不会说你这是‘笑’掉的大牙,而是说‘训’掉的大牙!”宝仓回答得更有意思:“训练嘛,挂了点‘彩’,没事!”

胡程、李杰摄影报道

悦读时光·美文不厌百回读

“悦读时光”第十六束光,来自作家林清玄的《一碗入梦》。故乡的记忆是什么?或是老宅梧桐树下的摇椅,或是弄堂里堆堆的柴堆,抑或是姥爷“金鹿”自行车前的梁杆……千万人对于故乡的追寻,总有千万条路。今天我们追寻故乡的方式是“舌尖”。

在作家林清玄的记忆里,故乡,是父亲亲手做的“油炸毛蟹”,是再也尝不到的家乡味道。他用平淡质朴,如作家般的朴实文字,带给我们返璞归真的心灵享受。

让我们跟随他的笔触,去寻觅童年的味蕾记忆,去找回记忆里的故乡。

(郝聆璇)

一碗入梦

(节选)

■林清玄

我的童年时代,爸爸在六角新威租了一块林地,搭了一间砖房,在森林里开山。我们常陪爸爸到山上住,有时住上整个夏天。山上食物欠缺,为了补充营养,我们什么都吃:天上飞的鸟雀、蝗虫、蚂蚱;地上能跑的竹鸡、锦蛇、兔子;河里游的小虾、小鱼、毛蟹、河蚌……

天空和陆地上的不容易捕捉,河溪里的容易捉到,我们做一些简单的陷阱,竹子上绑着小虫,插在田边、河边,第二天就可以捞。捉毛蟹则是最有趣的,从下游往上游溯溪,沿路扳开石头,缝隙里就躲着毛蟹,运气好的时候,扳开一块石头,就能捉到五六只。毛蟹盛产之时,个头肥大,我们七八个兄弟忙一个下午,就可以捉到整桶的毛蟹。隔两天再去,又是一桶,几乎捕之不绝。

晚上,爸爸把我们捕来的毛蟹、小鱼、小虾清洗过后,烧一鼎猪油,全都丢下去油炸,炸到酥脆,蘸一点胡椒和盐,一道大菜就这样完成了。当时山上还没

有电灯,就着昏黄跳动的油灯,那一大碗的河鲜一碗入梦跳动着颜色的美,金黄的小鱼、淡红的小虾、深红的毛蟹,挑逗着我们的味蕾。

“开动!”爸爸一下指令,我们就大吃起来,咔嚓咔嚓,整只整只地吃进肚子里,不知道为什么,我们吃螃蟹和吃鱼虾一样,都是不吐骨头的,不!是不吐壳的。

那是令人吮指回味的终极美味,我离开山林之后,就没有再吃过了。就好像爸爸亲手采的草耳(雷公菜)、鸡肉丝菇,还有他亲手用西瓜做的凉菜,都再也吃不到了。……

孩子睡了,我坐在书房,仔细地回想父亲在开山时的样子,想到我十四岁就离开家乡。当时忙于追寻,很少思念父母。过了六十,时时就会想起爸爸、妈妈,爸妈常入我梦来。

想起那一大碗毛蟹,如真似梦,依稀在眼前,那美丽的颜色,一层一层晕染了我的少年时光,在贫穷里也有华丽的光。

赏析

■慕佩洲

舌尖上的故乡

故乡,是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叶落归根,是多少人的愿望。然而,时光荏苒,我们背井离乡、渐行渐远,很多往事已被淡忘,唯有舌尖上的味道,久久难忘。临近中秋佳节,阅读作家林清玄的《一碗入梦》,掩卷沉思,慢慢回味舌尖上的故乡。

酸甜苦辣咸,五味人间。故乡的味道,在这几种滋味的排列组合中揉进了回忆与相思,变得大不一样。当兵久了,走过很多城市,进驻不少营盘,我慢慢发现,自己最怀念的还是家乡的味道:“咸口”占据上风,“甜、辣”在迎合中占有一席之地,“苦、酸”直接被排挤出场……

记忆里的味道,能和你相遇并停留心中,一定满满是爱与故事。我怀念家乡偏咸的菜品,因为那是母亲做饭的习惯。大酱与热油碰撞,海盐和

酱油相遇,缀以葱花和大料的香,煎、炒、烹、炸、焯、溜,无论何时新鲜蔬菜或生猛海鲜,经过母亲这么一道道工序,必然迸发出四溢的鲜香。高中时,每天回到家中都是夜里10点以后,但推开家门等着我的,一定是丰盛的晚餐和翘首等待的母亲。如今奔波在外,回家成了奢望,自然母亲“咸香”的味道也珍藏在了记忆里,久久难忘。

一个人远离故土,怀揣着梦想,来到军营。独在异乡,常被思乡之情困扰。可是某日,当你品尝到一味家乡美食,那有些“不够地道”的故乡滋味会突然触碰到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,父母情、家乡事一齐涌上心头。或许,是对故乡的思念撑起了我们对未来的希冀,追梦路上我们才勇敢前行,不再孤单。

故乡,舌尖上的味道,永难忘。

边关赛马会

■肖承栋 苏东

乐天派

九月的北塔山,风和日丽,碧空万里。

在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乌拉斯台边防连,一场边防军营特有的“马背运动会”正火热开赛。这项赛事在乌拉斯台边防连已坚持开展了10年,连里的官兵个个都是骑马好手,人人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。

赛马场上,只见选手们身着迷彩服,足蹬陆战靴,腰束武装带,左手引缰,右手执鞭,英姿飒爽。14匹军马毛色油亮,打着响鼻,跃跃欲试。随着连长李石的一声令下,选手们跃马扬鞭,群马如箭离弦,风驰电掣。

冲在最前面的是军马员、哈萨克族战士阿恒别克,他低伏马背,一边扬鞭催马,一边狂吼着号子,两腿娴熟地拍打着马腹,极力往前冲。阿恒别克是在北塔山牧场当地入伍的,入伍前他多次在北塔山牧场哈萨克牧民举行的“姑娘追”活动中夺冠。入伍9年来,他天天跟军马打交道,骑术精湛,被官兵们亲切地称作“马背雄鹰”。官兵们猜测,这次的冠军非他莫属。

紧跟其后的是布仁巴雅尔,这位皮肤黝黑、鼻梁挺拔的小伙子,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后旗的蒙古族战士,别看他入伍才2年,可“马上功夫”十分了得。他自己说,“还穿着开裆裤”时,就学会了骑马。此次运动会,他志在必得。

“阿恒别克加油!布仁巴雅尔加油!”一开赛,两人就角逐得难分难解。蓝天白云下“咿呀咿呀”的马蹄声和着官兵们此起彼伏的马哨,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奏响粗犷的乐章。

“追上了,快追上了!唉!又差一个马头了!”在赛场两侧助威的官兵比选手们还紧张。布仁巴雅尔紧紧地“咬”着阿恒别克,把其他12名选手远远地抛在了后面。

快到终点了!官兵们握紧了拳头,欢呼着,呐喊着。“啾啾啾……”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阿恒别克胯下的军马突然两只前蹄腾空,仰着头腾空而起,只见阿恒别克双腿像铁钳一样夹住马腹,双脚用力蹬住马蹬。马两只蹄踮前一蹬,站立起来,阿恒别克顺势后仰,身子紧紧地贴在马背上。好险!幸好阿恒别克双腿像铁钳一样,肯定会摔下马来。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,布仁巴雅尔的军马一声怒吼,双蹄腾空,箭一般冲到了终点!

“布仁巴雅尔第一!”阿恒别克好样的!官兵们的欢呼声连同军马的嘶声混合在一起,马蹄踏起冲天尘土,荒凉的戈壁滩一时宛若声势浩大的“古战场”。

指导员程振安告诉笔者:“举办‘马背运动会’,不仅可以提高官兵骑术技能,寓训于乐,同时能够促进边防执勤。防区近10年来,从没有发生过越界事件。连队连续16年被上级表彰为边防执勤先进单位。”

新训故事

一路向北

■张洪瑜

那年,部队在高原驻训。

天蓝得出奇,却闷热得要命,稠乎乎的空气好像要凝住了。

临近中午,炊事班长急匆匆地跑来,他双手捂着腰说:“你们谁愿意跟我去阵地送饭?炊事班现在腾不出人。”

炊事班长是陕西人,他长在黄土高坡,生得憨厚又壮实。

新兵对什么都好奇,我当即撂下侦察兵训练器材,打了声报告,就跑到他面前:“班长,我跟你送饭去吧!”

炊事班长吃了一惊,他嘴角轻轻一笑,但很快又收回了,强装严肃地说:“行吧!”这一举动,让我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差事。

说走就走。送饭就我和班长两人,我们负责将盛满一大锅的蛋炒饭送上阵地。

一路上,班长走在前面,随着扁担“吱呀吱呀”的“叫唤”,我们穿过一片树林又爬过一座山岗,偶尔惊动了躲在灌木丛中的野鸡,野鸡慌忙扑棱着飞开,我顿感新鲜极了。

不过,这样的新鲜劲儿很快就因为肩膀疼得要命而烟消云散。班长出

发前对我说,路线很简单,从营区出发,穿过一片树林,先下山,再上到对面的山,然后从那里下来,走一段路就到阵地了。总而言之,就是一路向北!

说起来简单,山上灌木丛生,光下山我们就走了半个小时,再看通往对面山顶的路,我累得小腿肚子直打颤。班长笑我:“没出息,年纪轻轻就‘熊’成这样,快点,还有两三公里就到了!”一路沟沟坎坎,不停地上坡又不停地下坡,真是爬不完的坡,淌不完的汗,喊不完的累啊!

我约莫还有1公里左右就要到了,可我便使劲朝前看,也看不到前方阵地的影子。

感觉班长在骗人,我气不打一处来:“班长,我脚扭了。”说完,便把那口大黑锅撂了下来。班长是个有着12年兵龄的老班长,新兵的这点“小伎俩”,逃不出他的眼睛。他放下扁担,笑了笑:“休息5分钟吧!”

可5分钟后,任凭班长给我讲多少大道理,我就一直趴在不起地上不起来。我眯着眼睛抱怨:“班长,都怪你不说

实话,你都说了几个两公里了,可就是看不到头。”

班长坐在我身边,平静地说:“你可明白,你们侦察班这段时间不用去阵地搞训练,战炮班的兄弟们可是每天都要来回走几趟啊,这次送饭你要树好形象!”

我不做声,其实心里也清楚,因为专业训练分工不同,侦察兵在实弹演习前几乎不用去阵地,而是在宿营区周边搞自主训练,而战炮班的兄弟们每天都要往返近20公里前往阵地。连长也多次在晚点名时提出,指挥排要多承担点公差勤务。

我知道班长是在给我做思想工作,但有点拉不下面子:“谁叫他们是炮兵呢?岗位分工不同!”

“因为你是新兵,早就担心送饭你走不远,因此我就‘抄’了近道,所以这一路到处都是沟沟坎坎!”看我还不起,班长计上心来,突然严厉地说:“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场地?告诉你,这是步兵的演习场,到处都埋着‘地雷’,待会步兵就要冲锋,大道理,我就一直趴在不起地上不起来。你看着这里草深林密,子弹可不长眼!”说完,他不再理

我,立即起身,用扁担挑起大黑锅准备独自走。

“步兵演习场!”我一下慌了神,迅速站起来,“班长,咱们还是一起挑吧!”

“算了,你脚扭了,我只要不停,走慢点就行。”班长说。我难为情地回答:“班长,对不起,刚才我是跟你赌气,我没有扭脚呀。”班长回头冲我笑了笑,我猜他是原谅我了,顿感轻松了许多。

穿行于山野,太阳火辣辣地照着,一路上能看到野鸡、野兔,还能看到斑鸠、松鼠,还有那成片的油菜花在随风摇曳。

这位炊事班长如今已退伍多年,我也几乎忘掉了他的名字,只听说他退伍后,在农村种地,我相信他定是那种“一颗汗珠摔八瓣”的朴实庄稼汉。后来又听说,他当上了村支书,我相信他定能用他的智慧带领群众脱贫致富。

因为在我的记忆中,在那蓝得出奇的天空下,老班长正朝着我使劲地挥手,他说:“快点走,咱们一路向北!”